

冬日的思念

段邦芹

初冬的太阳悬在云絮间，暖融融的光洒在云龙湖大堤上。湖边的垂柳擎着满树金黄，阳光穿过枝叶的缝隙，投下斑驳的光斑。湖水清澈，能清晰看见水底静卧的水草，风一吹，就漾开粼粼波纹，岸边的落叶打着旋儿落在水上，红色、黄色、橙色……像给碧绿的湖面，撒上色彩斑斓的花瓣。

我踩着石阶往上走，青石板缝里嵌着几片梧桐枯叶，被鞋底碾过，发出细碎的沙沙声，像谁藏在暗处，轻轻翻着旧相册的纸页。

三年前初冬的一天，也是这样的晴好天气，我和二嫂推着父亲的轮椅走在这里，轮椅的胶轮子碾过落叶的声音，混着父亲的呼吸声，在风里慢慢散开。

父亲穿着新买的深蓝色羽绒服，帽檐压得低，遮住了大半张脸，只露出花白的鬓角。他没怎么说话，只是偏着头往湖面瞅，枯瘦的手搭在轮椅扶手上，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。“你看那湖水，冬日里也如此清

透。”他声音很轻，带着点喘，却藏不住笑意，“等开春暖和了，就该有野鸭子了，去年我还看见过3只，在湖里扎猛子呢。”

我们推着他往音乐厅广场走，路过几株还没凋谢的月季，花瓣上沾着晨露，被阳光照得亮晶晶的。父亲忽然伸出手，指尖轻轻碰了碰离轮椅最近的一朵，花瓣颤了颤。他像怕碰坏了似的，赶紧收回手，嘴角却弯了弯：“你妈以前在老家院子里，也种过这种红月季，开花时能映亮半面墙。”

到了广场，音乐喷泉刚好启动，水珠裹着阳光，在空中织出一道小小的彩虹。父亲盯着那道虹，忽然笑出了声，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，像被阳光晒软的纸，轻轻揉出的褶子。“比咱老家西双湖热闹多了。”他说这话时，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着，节奏慢悠悠的，像是在数当年挖西双湖时的号子，“那时候民工们光着膀子挑土，号子声能传几里地，累得腰都直不起来，

可看着水一点点漫上来，心里敞亮得很。”

走到菊花园时，父亲非要下来走走。二嫂赶紧绕到轮椅边，想扶他胳膊，他却摆摆手，枯瘦的手抓住扶手，慢慢撑着起身。阳光落在他佝偻的背上，把影子拉得很长。满园的菊花正开得热闹，黄的像刚熬好的蜜，泼在枝头；紫的像浸了陈酒，透着润润的光。父亲拄着拐杖，一步一步挪到花丛边，盯着一丛紫菊花看了半天，声音轻得像风拂过花瓣：“你妈以前在菜园边种的，就是这种小朵的，她说菊花抗冻，像咱庄稼人，再冷的天，也能熬到开春。”

那天，父亲在菊花园里走了很久，每走几步就停下来瞅一瞅，拐杖戳在地上的“笃笃”声，和着风里的花香，成了我记了三年的声响。

如今我又站在这园子里，菊花还在开，只是没有三年前旺，有几株被冻得耷拉着花瓣。风卷着落叶滚过脚边，恍惚间又看见轮椅的轮子碾过落叶，父亲的衣角扫过花丛，他的

咳嗽声混在风声里，仿佛一下下敲在我心上。

远处的湖面泛着淡金的光，几只水鸟贴着湖面飞掠而过，翅膀带起的涟漪，很快就被风抚平。我想起父亲最后那些日子，总坐在阳台上朝着云龙湖眺望，窗户玻璃上结着冰花，他就用手指一点点抠开，指甲缝里嵌着冰碴儿，也不在意，只盯着那一小块模糊的湖影。“等天暖了……”他总是这么说，话没说完就被咳嗽打断，剩下的半截话，像被风吹散的烟，没了踪影。

可天暖起来的时候，他却没能再来这湖边……

突然一阵风吹过来，带着些许凉意，我拢了拢衣领，沿着大堤慢慢走。脚印落在晒得温热的石板上，没一会儿就被风吹得淡了，像从未有人来过。只有那丛被父亲注视过的菊花，依然在寒风里抖落下片片花瓣，阳光落在花瓣上，暖融融的，像是在替父亲，守着这一湖的冬天，守着那些藏在风里的思念。

芯片里流转的时光

付令

周末，回老家打扫房间时，一本泛黄的录像机说明书从抽屉里滑了出来。翻开一看，里面写着：“本机拥有先进的输入输出接口与中央处理器，因此属于一台微型计算机。”我噗嗤笑了，想起30多年前的那个下午。

父亲抱回这台中外合作生产的录像机那天，全家人都很兴奋。父亲从泡沫包装中取出它，接上电视信号线，屏幕上便有了画面。

我趴在旁边，一字一句地读着说明书，读到“计算机”三个字时，心里微微一动。那时候，计算机还是稀罕物，还没有进入家庭。我想象着里面的“中央处理器”是什么样子。其实，它只能接收遥控信号，按照设定好的时间录节目，但当时在我眼里，这已经很了不起了。

上高中时，英语课本里讲到计算机远程医疗。那时，老师说将来医生可以通过电脑给远方的病人看病，学生也可以通过在电脑上学习获取文凭。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，觉得那太遥远，属于“科幻”。一根线怎么能传递医生的诊断呢？在家就能拿大学文凭？这比家里那台只会录像的“小电脑”神奇多了。

高中新开了微机课，我们在笨重的CRT显示器前练习WPS汉字输入。偶尔偷懒，就会被老师训斥：“又在浪费时间，不如去准备高考科目。”我们就故意把键盘敲得啪啪响，仿佛敲得响就能走在时代前列。

大学时的计算机课才真正重要起来。老师说，必须考过计算机二级才能拿到学士学位。教我们的张老师，是一位个子不高、讲着一口“椒盐普通话”的中年女教师。她常说自己是“刀子嘴豆腐心”，对我们要求很严格，但也很关心，但有同学在背后叫她“386”——一个早已过时的电脑型号。现在想来，这个外号并无恶意，只是形容她的风格传统可靠。教我们《通讯导航》课的是个年轻小伙子，在他口中那个书包大小的卫星导航系统GPS接收机可以全球定位，真把我们羡慕得不行，也想拥有这么一台神奇的机器。

谁能想到，当年觉得遥不可及的计算机会变成今天的样子呢？现在，我的智能手机比大学时用的台式电脑功能强大多了，随时可以联网世界、了解新知，还可用国产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。高中英语课本里的、大学老师讲的，眼下统统变成了日常。AI助手都能帮忙查找资料了，虽然有时会有AI幻觉，变成人工智障。总的来说，当初的“科幻”变成了现实。

眼前这本录像机说明书，真是恍如隔世。从录像机的“小电脑”到人手一部智能手机，我们这代人真的亲眼见证了技术改变生活。偶尔我会想，要是能告诉当年那个趴在电视机前的少年，将来每个人口袋里都装着一台超级电脑，AR、量子计算正在走来，他一定会瞪大眼睛，觉得我在说梦话吧。

吐峪沟的千年耳语

杨亚伟

八月的吐峪沟，阳光像融化的金子，流淌在赭红色的峡谷间。我踩着细碎砂石走进这片土地，耳畔是千年风语的低吟。

晨光初现，整条峡谷如被烈焰灼烧过的巨龙骸骨，绵延12.5公里的赤色岩层在晨曦中苏醒。这赤色令人恍见天台胜景——东晋孙绰曾以“赤城霞起而建标”赞美天台山，此刻吐峪沟的赭红砂岩正焕发出同样神采。站在观景台俯瞰，大峡谷像大地撕开的裂缝，将吐鲁番盆地的绿洲与戈壁一分为二。峡谷海拔最高处逾1500米，层层沉积岩记录着亿万年地质运动，风化痕迹如老人掌纹。吐鲁番友人老黄说，朔风穿石时峡谷会发出呜咽，维吾尔族老人说这是“山在诵经”。

最壮观的是峡谷中段的“天门”，两座百米高的赤色岩柱相对而立，顶部相接成天然拱门。正午阳光垂直射入，岩壁反射出葡萄酒般的紫红光晕，谷底卵石如散落玛瑙。此刻方知岑参“火云满山凝未开”的诗境何等炽烈。岩缝间的胡杨树扎根岩层，树龄超三百年——它们见过粟特商队的彩幡，也听过考古工作者凿子与岩壁碰撞的回响。

转过S形弯道，崖壁上数十个洞窟赫然在目。这是始建于晋代、鼎盛于盛唐的吐峪沟千佛洞，斑驳壁画上的飞天衣袂仍带盛唐风韵。抚摸模糊线条，仿佛听见玄奘西行时的诵经余音。最称奇的是伊斯兰文化

浸润的土地上，竟完整保存着佛教遗迹，这种文化叠印正是丝绸之路上最动人的风景。

正午走进麻扎村，78岁的艾孜买提在葡萄架下弹奏热瓦普，旋律中藏着《十二木卡姆》的韵味。村落保持千年格局，生土建筑门楣雕刻着石榴与葡萄纹样，晾房里的无核白葡萄晶莹剔透。桑葚树下，绣娘将《福乐智慧》的意蕴绣成五彩图案。

傍晚，峡谷沐浴在琥珀色夕照中，李白“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”的诗句有了具象。卖烤包子的少年说：“这里的石头记得所有故事。”的确，岩层每道褶皱都镌刻着僧侣、学者与驼铃的印记。

夜幕降临，我们在村民家分享手抓饭。80岁的古力娜扎尔端来薄荷茶，讲起当地的传说……星空下的吐峪沟褪去炽烈，如维吾尔族民歌般温柔深邃。

次日临别前，我在千佛洞前遇见写生的美院学生。他们画板上的油彩恰是这片土地的底色，在时光中交融。回望晨雾中的峡谷，王维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的诗句涌上心头。吐峪沟的壮美，不仅在奇绝地貌，更在于它用岩层书写文明碰撞的史诗，用山风吟唱民族交融的长歌。

这方峡谷以赤色岩壁诠释真理：最震撼的风景，是自然与人文共谱的诗篇。越野车驶出谷口时，后视镜里最后消失的，是岩壁上那道形似微笑的裂缝——仿佛吐峪沟在说：所有相遇，都是久别重逢。